甘泉鄉人稿

嘉興錢泰吉輔宜

適孫攝重議

署桐鄉縣教諭海昌張君承福之母顧孺人卒既殯而張君卒張君之弟承烈為叔父後不得攝喪主將使教諭君長子濤為祖母持重而稱承重孫則疑於父為適居喪而亾孫不傳重之文見通典卷八十八適孫持重條下以詢於泰吉泰吉曰教諭君之弟若不為人後則為母服三年之服而為兄攝喪主濤也不忍變於父在為父喪之主而服祖母以本服可也教諭君之弟既為人後矣若濤也

不忍變於父在則顧孺人終喪三年之禮誰爲之主而誰爲之服哉濤也今雖在千里之外其聞喪而奔歸也以一身兼主二喪夫何疑杜氏通典所載有祖喪而父亡服議已言兼主二喪矣卷九十二若承重孫之稱萬氏充宗嘗議之謂禮經惟言傳重無言承重者儀禮於孫主祖喪止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雜記載喪祭祝辭止曰哀孫喪服於爲人後者曰受重後人制禮定爲承重之孫蓋以上有所傳則下有所承以別於爲人後者之受重義非不當第專施於孫主祖喪則意實未該泰吉謂禮緣人情而生禮既世變而殊則辭亦因時適宜

可矣宗法久廢幸有承重孫之名亦告朔餼羊之意也而若濤也於狀刺之文則宜稍異其辭以別於父亡而後喪其祖母者也嘗聞通儒沈冠雲之論矣曰若有祖亡未殯而父亡者於父未殯之前亦攝父事雖祖殯未得為承重正主必父殯而後得承祖喪之重也其殯祖時狀刺則稱孤孫果堂集附見於父未殯而祖亡承重議後今敎諭君之喪則顧孺人已殯矣與冠雲所言未殯者雖稍殊而濤也在千里之外尚不得聞其祖母之喪而敎諭君又死孝矣其奔喪也豈忍變於父在而儼然承重然又不可同於父在而為諸孫之文則其狀刺之稱宜曰攝重孤孫

盍冠雲嘗曰父而未殯宜攝重而不宜承重也且合於
萬氏所述喪祭祝辭曰哀孫之文其可也泰吉非習於
禮者又未嫻　朝廷之定律何敢主持斯議伏讀
欽定儀禮義疏於喪服中錄鄭康成答趙商問父在為
祖三年之文
御案云以此推之於大夫士凡祖父之喪父有廢疾不
能受重則適孫受重而服斬禮亦同之
聖制煌煌天下萬世所共式也父有廢疾尚宜受重況
父已歿乎濤也縱不忍變於父在而同於父有廢疾之
禮誰曰不宜苟不忍變於父在則終服受重三年之服

而攝重之稱不變也亦誰曰不宜道光十七年六月

劉向揚雄優劣論

劉向揚雄有甚相同者史稱向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雄亦簡易佚蕩好深湛之思西漢之季以經術發爲文章者並稱匡劉然稚圭非子政匹也抗辭幽說閎意眇指足成名於後世者劉向而後斷推揚雄雖然古君子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其著書立說將有關於世道之盛衰則一身出處之際何可不慎劉向以宗室大臣與蕭望之周堪金敞等同心輔主以撼佞倖免官下獄屢蹶益振讀其遺文往往流涕他若洪範五行傳列女傳新

序說苑諸書陳法戒助觀覽補遺闕以覩劇秦美新何
如者且夫劉向極諫於王氏方盛之時揚雄依回於新
莽既簒之後雖時地不同而心跡亦異雄苟以撰著未
成惜此一死不能竟天天年去官不仕如栗融禽慶蘇
章曹竟等何不可者卽或薦自王氏素與莽並盛名之
下遠引爲難然遜辭以謝若薛方者箕山之節亦可終
守惜哉子雲皆不出此假令王氏代漢之日子政尚存
縱不能舉兵討賊死國埋名投閣之羞吾知必免嗟乎
父爲宗室之遺老子爲新室之國師子政有知亦當憤
恨不意寂寞淸淨如子雲者乃爲連及而見收也雖耆

老久交符命不俟而天祿之書旣歸異姓撫卷流連能無悲悒揆之子政諒不然矣然自班孟堅以劉向揚雄與孟子荀卿並稱大儒若昌黎亦盛推揚雄司馬溫公之於太元尊之若易後世相知有如此竊謂卽以文辭而論子政發於至誠無所蹈襲子雲辨麗過之質實不及也就令不逢禪代並驅文壇僭竊作經不免壯夫所羞何況詞賦若極諫外家封事諸篇雖覆醬瓿豈可磨滅哉

歲壬寅學使羅蘿村先生以此論課詁經之士因擬作示兒輩後讀晉書范喬傳知有劉揚優劣論史雖

不錄其文然敘述大旨則亦優劉而劣揚也警石記

書蕭相國世家後

吾讀蕭相國世家竊怪高祖視何如左右手而鮑生召平輩時導以避禍之術何其君臣之際若是可危也及何爲民請長安地而上大怒械繫之則鮑生召平之言信矣雖然此非高祖之心也觀其於曹參陳平周勃之徒雖百歲後主少國危而逆料其可屬大事灼然信之而無疑誰謂布衣昆弟之歡成萬世功如何者乃於天下甫定時視若敵國沾沾窺伺惟恐反己曾闊達大度之主而若是吾故曰鮑生召平之所以疑高祖者未知

高祖之心者也夫其使使勞苦及益封置衛安知非出於誠心而遣子弟詣軍所以私財佐軍之適隨其後而大說者高祖亦未知何之以術自全也嗚呼方漢之初謀臣術士襲戰國亡秦之餘風其所以處人君臣之際者恆導以相疑相忌之端聽者習而不察雖受任如蕭相國亦用其說以自衛幸而遣子弟詣軍所以私財佐軍猶合乎人臣事君之道及至買田宅自污之計行而君臣相與之際蕩然無三代忠信之風矣然而受賈人財物之疑則卽買田宅自污之事有以啟之也人必好色天下始疑其竊妻人必貪財天下始疑其盜貨何顧

任關中數年未有言丞相以財粟自私者功成身遂而乃多買田宅何爲哉高祖謂此不過文吏自愛之故智爲子孫計耳故笑曰今相國乃利民也豈意遮道之告曾幾何時而賤買民田者乃欲以上林地與民耶蓋高祖至此亦不能無疑何之心矣李斯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之說此則游說之士所日陳於高祖之前者也嗚呼君臣朋友之隙必相疑而後起高祖不爲僞遊雲夢之計淮陰未必密謀於陳豨蕭何不行田宅自污之謀高祖不必致疑於賈豎何用客以自全而豈料其適以自危也哉

書金淵集後

往余未至海昌讀金淵集竊怪山村去家數百里有升斗之祿以自給而思歸之詞溢於言表何其中之不自克也乃今而讀之則山村所言者皆我所欲言者矣嗚呼微官僅供口糜濟不在吾山村詩句重以戾俗之姿處乎卑賤之列其不思遠而去之也亦僅矣然吾未竊祿於此亦安知山村之心哉凡人不踐其境而侈口責人者未有不自及者也

書黃陶庵先生鄉試卷後

此明崇禎十五年應天鄉試黃陶庵先生中式第三十

三名卷也主司洗馬何名瑞徵河南信陽人諭德朱名統鍡江西南昌人解首盧君象觀字幼哲宜興人盧君與先生同舉十六年會試盧授中書先生未授官歸順治二年我
大清兵下江南先生與侯公峒曾分守嘉定城城破及弟淵耀縊於西林庵僧舍明史儒林傳載先生自裁時語於殺身成仁之義蓋無愧焉潛研堂集記侯黃兩忠節事言之尤詳啟禎之際以時藝名天下者章羅艾陳皆制行渻篤不愧其文陳臥子金正希兩公與先生先後殉國大節炳然昔王伯厚得文山卷而歎異文之足

以覘人品也葢如此同時文人若某某專以揣摹爲工
晰節敗裂宜矣盧君爲忠肅同產弟南都亾赴水死一
門死難者百餘人與先生同榜而褎然舉首不負科名
矣陳茂才維亨出示此卷因記所聞於後先生弱冠即
有志聖賢之學士之讀先生文者其亦思所以自立也
夫

書于襄勤年譜後

少時聞長者道襄勤公軼事時嚮往焉及來海昌於公
曾孫署黃灣場大使存保所得讀年譜墓誌銘益稔其
生平葢公自縣令至河道總督清勤自矢終始不渝當

時名公雖于清端湯文正皆自以爲不及也靳文襄老於河務然公論海口事侃侃不阿文襄莫能難於此益見公愛民之深而民之思公不置至形之歌詠婦人豎子皆赫赫若親見公而身被其澤也豈偶然哉

書何烈女傳後

烈女可以不死者也可以不死而卒死死於母死四十九日之後者母存俱存母亾俱亾女志也其烈也亦其孝也雖然女固可以不死者也假令馬氏宗族長者早爲濂立後迎女撫之女必死乎女子之性專而一其志既定而必强之使不能遂是速之死也無亦其母氏愛

女之過而拘守禮文者亦或謂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而不知女計無所出惟有一死以明志也吾讀柳東湄君傳烈女事而悲之世之人脫不幸而有如何女之矢志靡他者尚無牽於姑息速遂其志爲之立後庶幾可緩其死歟

書蓉莊沈君遺像後

淮南子有言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吾謂不然舜之思堯也坐則見於牆食則見於羹孔子之思文王周公也於夢見之於琴則繆然深思睪然高望而得之舜之於堯猶可曰生平所服事

者也孔子之於文王周公則眞無貌於心無形於目矣而於數百年後如接其形貌焉況父子之親一體而分同氣異息者乎況愓念椿奉其父蓉莊君遺像乞題念椿蓋未嘗一日得接其父之形貌也古之人立尸而祭其祖父其貌其形非祖父之貌形也而承祭者如見其祖父而敬心生焉況得遺像而奉之者乎念椿旣不克事父則專心壹志以事母凡可以拂母之志者無或爲也凡可以博母之歡者無弗爲也慰母之苦節以慰父於冥冥之中則蓉莊君之形貌常在念椿心目閒卽常在天壤閒矣吾故申淮南子之義以示之

書歙縣王君學愚傳後

道光己亥二月有自常州遺余書者則歙人王守靜彙錄尊甫學愚太學傳誌墓表哀誄之文將徧徵並世能文者謀所以不朽其親也余未識守靜然習聞其行事於安蔬居士且讀安蔬所爲學愚王君傳天籟集序及畫像冊題辭心識太學君之爲人葢信乎所謂立名義重然諾有古人之風者安蔬不輕許人既因張皋文編脩及吾家僕射山人之言而定交太學君於守靜尤稱道不倦其與守靜書數通皆命意之作世有讀初月樓文集者王氏父子必有聞於後況重以同時諸君子之

文乎守靜遺余書謂文章必以忠信道德爲本美哉言乎太學君內行醇備守靜能繼其志眞可以立文章之根本矣惜余不足以稱之安蔬之文則素習者守靜知余亦由安蔬乃書其所撰傳文之後以報守靜云

書奉賢張氏義田碑記後

嘗讀范文正公義莊規矩而歎善作者之必賴善承也方文正置義田時規條粗定未嘗申請朝廷指揮也不及二十年漸至廢壞次子忠宣公於治平元年始乞朝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是時忠宣方知襄陽亦未以朝旨揭示族人也及居相位乃與弟右丞

侍郎兩公參定指揮編類刻石視文正初定之規關防
益密迨南渡後莊宅幾墮弊且百出文正五世孫之柔
官左司諫侍講具奏本末乞申嚴行下時則嘉定改元
之三年距文正置田時一百六十餘年矣嗚呼范氏義
田至今已閱八百年人咸歎文正遺澤之遠抑知創立
不數歲幾至廢壞賢子孫繼承經理時時以祖父厚卹
宗族之心爲心其維持要約有若是之艱難者乎道光
甲午之歲奉賢張君簡以其祖所置贍族田五百七十
餘畝墓田祭田七十餘畝請於當事者建祠以祀其先
歲收租米贍九世同祖之貧困者得　旨旌奬今年

五月泰吉讀其碑記於仁和廣文會稽王丈所歎其善
承祖志而立法之詳備與范氏義莊規矩所謂二相公
三右丞五侍郎參定者大旨悉合也乃詳記范氏舊聞
於其後願張氏賢子孫亦能隨事立規保守數百年而
族人世世食其利者其亦謹守舊規相戒如約乎夫以
一家之善舉而煩聽斷於有司甚且違條敎扞文網豈
創置義田者所忍聞乎文正之不申請指揮忠宣之遲
久而始以朝旨揭示族人者其故可思矣吾家自有明
以來先世贍族之田幸而得存者泰吉心知其艱難也
故讀范氏義莊規矩亦不能無感于中云道光己亥五

月

書西安鄭明經文烜上麓八詠詩後

道光二十年庚子之春仁和廣文西安吳君辛峰示泰吉以鄭昆林明經七言古體詩若干首鄭君西安故家也大父湘潭先生築書舍於琴湖教授千有餘人鄭君承祖父之業父子皆有儒行所爲詩靈境倔奇稱其山水泰吉既讀而慕之且聞辛峰道其爲人悉其家世輒思與鄭君上下其議論也及讀上麓八詠詩益詠嘆流連不能置乃語辛峰曰爛柯山固道書所謂青霞第八洞天也好游覽者往往豔稱之泰吉所以神往於其閒

者葢獨有在當康熙三十一年之冬泰吉五世祖鶴庵府君爲西安教諭時偕知縣鹿公祐重建縣學甫落成竹垞朱先生適至爲撰碑記十月既望偕出通仙門從石橋寺登山尋仙人對弈所摩挲唐嗣江王詩刻者久之晚飲鹿鳴山賦詩言別亦青霞一勝事也鄭君言傳經五世矣當是時著錄學官弟子者不知爲鄭君幾世祖鄭君嘗聞其先人道建學時舊事乎其後吾祖引疾歸三衢之士多賦詩贈行第爲信安錄別彭羨門先生爲之序今家無傳本又不知鄭君先人與焉否石橋寺故有六唐人詩碑竹垞先生歎後之脩志乘者盡刪其

詩以爲恨今西安縣志尙能采錄吾祖及朱先生之詩不遺棄否夫洞天福地千載如故而人事若弈棋轉瞬異態所賴以持久者家風之眞樸耳吾五世祖官西安時高祖歲時省覲有寒江歸棹詩慕思悽惋五世祖爲感歎遂解官歸時則康熙三十六年也自是一百四十餘年來吾家之盛衰屢變其局而泰吉猶得與鄭君同食舊德敎養其子孫且以文字相質於數百里之外豈偶然歟獨恨不得坐高楓之下聽響谷之風聲覽七星之山色以緬想吾祖策杖行吟時也吾祖好畫古松須江佟令君嘗得盆松於爛柯山以贈吾祖吾祖喜甚作

畫賦詩以爲報鄭君詩中所謂護龍庵前喬松數百株吾祖必嘗圖寫其權奇磊落之概鄭君能爲我訪求否耶鄭君所爲琴湖歌四桂行皆詳述先世舊事泰吉樂其與微尚有同也不憚繁言以諗鄭君將與同寄其述祖德之思鄭君其許之乎

讀蘇潁濱古今家誡序書後

咸豐二年正月泰吉掃一室以養疾檢得先兄學源先生所讀沈歸愚宗伯唐宋八家文選本泰吉童年亦嘗肄習者息心展誦如入大海汪洋無所止泊讀至潁濱古今家誡序覺病中所欲言而難達者小蘇公已先我

而言之眞萬金良藥也我毋沈宜人教讀杜詩數十年不敢忽歸愚宗伯杜詩偶評常置案頭未有所得前日病起讀之始知所選爲杜公之眞脈頹濱此文及爲兄下獄上書向未細讀今亦於沈宗伯選本得之非創獲耶先府君喜讀老子衍石兄嘗誌之泰吉未嘗讀老子有愧趙括矣此文引老子慈故能勇儉故能廣而詮識之泰吉雖不獲奉教於先府君從此文悟入亦可以讀老子痼疾能除或即在此春分前二日識

書計母沈太安人墓表後

嗚呼世之號稱女士者孰不樂室家成而繼嗣生以漸

敎化以成其德哉然當壯盛之年已之有子與否未可
知欲其薦進賢女與已同處卽不專夫室之愛者亦往
往難之慕雲計翁年四十八而卒庶出子未成童也假
令沈太安人爲夫置簉稍濡緩之而已終未有子耄老
之年欲親見孫曾之衆多如今日者能乎哉故曰成務
雖均機速爲上也二田廣求並世文人以誌母氏之德
我兄衎石遠在數千里外急爲文以表揚之謂不妒忌
之行非若功容之可勉於外於太安人美德亦旣彰著
矣吾讀劉子政列女傳於賢明之後次以仁智曰惟仁
與智豫識難易太安人早求良家女若王安人者爲[illegible]

雲翁成子姓如飢渴之於飲食朝不待夕賢明仁智蓋
兼有焉太安人謝世後二田力學行善如太安人在時
歲己酉大水捐錢振救不稍怠蓋王安人秉太安人遺
誡以敎二田也於易兌爲少女爲妾其遯象則爲下爲
契王安人善事大婦數十年恊少女卑下之義矣而所
以敎子者與沈太安人同有若兩書一札同而别之義
仍連附兌所以爲附決又爲契也吾又聞慕雲翁之卒
也王安人年三十三其後二十年戚族有欲爲減年以
請　旌者王安人怒不許此易所謂剛中利貞而無躁
求之象矣方我兄爲沈太安人墓表時王安人猶無恙

其後十年乃卒吾故誌王安人之美行於墓表後以貽二田俾列之家乘益以見沈太安人之能輔佐君子以求賢也二田以捐賑議敘正六品封其父母故兩孺人今皆稱安人云咸豐甲寅五月

書楊節母鄭太孺人事實冊後

秀水楊利叔家濟年未三十而所爲文字於古今利弊若食貨兵刑之屬皆亹亹數千言日出不窮余聞而異之已而知其奉大母節孝鄭太孺人之教問業於同郡沈小湖婁縣姚春木兩先生學有師承內行醇謹非才辨之士也利叔感楚南江公之知從之兵火之際江公

殉難於廬州利叔奔馳數千里思集江公之部卒以成
江公報國之志阻於事勢不果成乃間道而歸今年四
月余始得見之於蔣生寅昉所利叔奉鄭太孺人請
旌事實册乞爲傳誌之文鄭太孺人守節撫嗣子及孤
孫凡四十年年六十六而卒其美行詳於利叔所爲行
狀及諸君子表揚之文彰彰矣何待於余言獨念利叔
年未三十已能通知古今之利弊而又身歷戎行蹈危
險而不懾異日所建白當未可量然利叔先府君詠花
先生即世時利叔年纔十三弟十歲楊氏不絕如綫太
孺人含辛茹荼身兼父師之任噢咻教督之以成其家

利叔當深念其艱難也我願利叔益懍懍於不登高不臨深之義則所以報太孺人者固不必身試於危難以冀發舒胸中之蘊積而快其素志也且夫兵事而易言之又豈一家安危之所繫哉方太孺人請　旌表時利叔感太孺人之言廣求同族及遠近節孝婦女一百三十餘人皆爲請　旌表余心重利叔之能善承太孺人之意志也故於利叔交雖淺不敢不盡其辭爰書鄭太孺人事實冊後以貽利叔願利叔一尋覽焉

甘泉鄉人稿卷四

嘉興錢泰吉輔宜

跋仿宋本朱子周易本義

宋咸淳間九江吳革既刊程傳於章貢郡齋又刊本義於朱子故里數原劉宓爲之校正每卷尾皆有宓名卷前無序無卦歌卷後有五贊殿以筮儀正文下無音訓朱子本無音訓以東萊有成書也皆與今本不同葢自董楷附錄程傳成矩別刊本義而後不獨經文之變亂矣嘉慶庚辰得內府重刊本於琉璃廠肆道光癸巳海昌管茂才庭芬又以康熙五十年曹通政寅屬黃山巴錦刊本見贈板

式與所刊字書相類紙墨頗精然不若　內府之影寫
元本也每卷尾敷原後學劉容校正一行曹本無之吳
草序文抑朱子有言曹本以草書字形疑似作於朱子
有言恐不然也翁氏經義考補正錄吳序文作抑通政刊字書竹垞翁
力贊而成此本開雕時翁已下世故曝書亭所跋本卷
後附東萊音訓及朱子後序與此不同而吳草本經義
考不之及則竹垞翁亦未見也暇當合兩本校其異同
并訪求善本東萊音訓以校正俗刻附釋音之訛惜吳
氏所刊程傳不可得矣
音訓朱君咸熙有刻本詳見曝書雜記　警石識

跋鄒氏尚書蔡傳音釋

元鄱陽鄒氏季友晉昭尚書蔡傳音釋世鮮傳本顧亭林謂書傳彙選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篇目必具出處兼亦考證典故者實全錄鄒氏之書也近時通行集傳旣刪去蔡氏書序辨而所附音皆書坊以意爲之鄒氏書　四庫未著錄僅見於　天祿琳琅書目藏書家不傳已久或卽指坊閒所附音爲鄒氏全書大失晉昭苦心矣道光己亥秋日假仁和邵蕙西孝廉懿辰所藏明正統本集傳錄音釋全文依蔡傳析爲六卷而以蔡氏集傳序書序音釋

朱子說書綱領列於卷首爲家塾課本將傳示生徒之
好學者晉昭自言曾大父魯卿從學朱子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引用姓氏宋鄒近仁魯卿元鄒季
友晉昭而　天祿琳琅書目載江西志近仁字季友當
遵
欽定傳說彙纂改正近時名公專尚漢學科舉之士又
不求甚解蔡傳特　功令未廢耳況音釋乎然音釋於
蔡傳多所訂正蔡傳不誤而爲傳寫所誤者亦賴以證
明蔡傳尚行於世音釋未容遂絕有志者當與周易音
訓並梓以傳焉蕙西所藏本似坊閒翻刻其足訂近刻

之訛凡若干條余別錄於揚州鮑氏所刻蔡傳簡端惜陳仲魚所得宋本集傳今不可見無由詳校然仲魚校字見於經籍跋文者蕙西所藏本大半不誤益見舊刻之貴矣

跋羣經音辨

張氏校勘此書廣覓善本可謂精審矣偶爾檢閱爲正一字補脫一條附識於末卷二列田⿰田乎也按周禮稻人以列舍水注列田之畦⿰田寽也釋文⿰田寽音劣類篇耕田起土也⿰田乎當爲⿰田寽字之誤膊磔也普各反祇一訓一音補曰膊股骨也音純禮膊骼劉氏音若此脫誤非止一端

讀者當細檢陸氏釋文以審定眞是若　四庫提要所
摘謙字典字之類則賈氏之疏略亦有待於後之學人
也

跋古微書

緯書之亾久矣宋以來藏書家惟易緯陳氏書錄解題
著錄焉然世鮮傳本
國朝開四庫館從永樂大典輯錄始獲通行禮含文嘉
三卷錢遵王述古堂有藏本讀書敏求記著錄焉分天
鏡地鏡人鏡三篇錢氏已疑其僞故用宋兩朝藝文志
例以易緯附經而移含文嘉於五行家竹垞朱先生見

有二本謂諸書所引之文皆無之則其僞灼然天一閣書目別有含文嘉七卷無編輯姓氏序云述嘗爲驗者而編類之曰禮緯含文嘉則并非也是翁所藏之本矣孫氏苦心好古從羣書抄撮成尙書緯五卷春秋緯八卷易緯三卷禮緯三卷樂緯三卷詩緯二卷論語緯二卷孝經緯五卷河圖三卷洛書二卷可謂富矣然挂漏舛誤亦所不免且每條下不注採輯所自考證末由覽者憾焉此爲活字本乃坊肆印行者豕三虎六謬誤尤多因取明刻校核疏其不同於簡端卽明知刊誤亦不遽改異時取十三經注疏十七史書志水經注文選注

唐宋諸類書徵引之文細爲訂正并注所出於每條下則誤字可一覽而知矣昔歐陽子欲刪經疏讖緯之文鶴山魏氏用其言成九經要義論者推爲廓清之功後之學徒乃欲摭拾散亡理其墜緒毋乃桓譚所謂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乎然天官占候之說時時徵驗事幽辭富有助文章賈居子更徵引羣籍以疏通證明之其功亦與鄭康成宋均相沏矣二百年來無重刻者藏書家傳鈔以爲秘籍自此本出而秀水章氏餘杭陳氏校勘之本同時梓行字畫較精審亦未注所出也校既竟誌所聞於卷尾時嘉慶十有七年孟春下浣

跋類篇二則

字書所以垂範後學點畫偶訛疑誤不小偶檢此書部目二百九十六之壬部从人士當作壬徵現壬在此部與五百二十六壬癸之壬迴別三百四十二之丣部音子京切又子禮切卿字在此部與五百三十四丣酉之丣迴別若印之誤卬黍之誤香网部下脫襾部皆校者之未審爾篇莫加於類篇韻莫善於集韻淇文惠之言實爲至論集韻近有重修版余方假小米所校宋本過錄類篇則印本漸稀倘得諷九千字以上者細爲校正重刊而行亦問奇之一快也

直齋陳氏謂類篇自寶元迄治平乃成書歷王洙胡宿范鎮司馬光始上之則非溫公一人所為序為蘇潁濱之文集中注云范景仁侍讀託撰故文獻通考竟以為潁濱作所錄文與集中同與今本小異今刻本專列溫公銜名不知者遂以序為亦出於溫公矣溫公自有名苑序注云慶歷九年作云以集韻為本先以平上去入眾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辨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當即纂類篇時所為類篇既行名苑遂晦故晁陳皆不著錄馬氏亦僅從序文列其目云

跋震澤王氏刻史記　三則

世傳史記明刻本以震澤王氏爲最善余求之有年所見郡無刻書序跋蓋書賈去之以贋宋本也道光辛丑三月長興朱君立齋爲余假得一本有王氏延喆跋在索隱後序之後以校　四庫全書考證所引王本有不同者詳見余所校本疑中羼他刻非王氏全書及得見　文瀾閣本正義校之則皆與此本同　閣本正義從震澤王氏本出　四庫提要有明文則此本爲王氏本無疑矣其與　四庫考證所見本有不同者或經脩改歟文恪後人有居海昌者假其家譜觀之延喆字子貞爲文恪

長子以蔭入官由中書舍人擢太常寺右寺副出爲兗州府推官謝病歸子有壬爲尚寶司丞贈如其官故王氏稱子貞爲尚寶公文恪卒於嘉靖三年甲申三月史記則刻於四年冬相傳史記爲文恪刻者非也池北偶談謂有持宋槧史記索售者延喆紿其人留一月而摹刻畢工今觀跋尾述文恪語謂吳中刻左傳郢中刻國語閩中刻漢書而史記尚未板行延喆因取舊藏宋刊史記重加校讐翻刻於家塾則宋本爲文恪舊藏又言工始於嘉靖乙酉蜡月迄(紙爛缺三字)三月則亦非一月而成子貞早歲豪放世傳其佚事漁洋遂筆之於書如謂

延喆爲尙寶少卿文恪少子亦考之未審也至所稱有
震澤王氏摹刻印則此本亦無之唯跋尾幸存爾
年來得見明刻史記王本朱立齋假得者又衎石兄藏本柯本錢塘汪氏振綺堂所藏海昌吳子撰以金板王板校勘秦藩本硤石蔣氏澂六軒藏凡三本王本柯
本同刻於嘉靖四年據養新錄秦藩本則嘉靖十三年也所
見柯本無序跋卷中第一行下閒有莆田柯維熊校正
七字錢竹汀先生云明嘉靖四年莆田柯維熊校本金臺汪諒刻始合索隱正義爲一書前有費懋中序稱陝西翻宋本無正義白鹿本有正義是柯本出於白鹿本同時震澤王氏亦有翻宋本大約與柯本不異見養新錄記史記宋元本秦藩本前有秦藩鑒抑道人序後有濟南
黃臣跋三本行款大小字數皆同則俱從一宋本出王

本板心有刻書人名字若宅言敖云章莫高（以上每葉一字）永日六淮（以上每葉二字）王艮智六宗華（以上每葉三字）之類亦閒有無字者柯本盡無之秦藩本每冊以千字文為次自天字至往字止凡二十字作偽者序跋易去板心字不能盡改欲知何本以此為驗可矣

舊本書不能無缺葉仿刻者能求足本固善否則不如空闕若以流俗本羼入則魚目混珠疵纇不能掩也王本周本紀第二十七葉脫索隱一條（繒）正義一條（驪山）閣本亦闕此條柯（本兩條皆有）柯本秦本紀三十一葉脫索隱一條（鄢郢・南郡・襄陵・武安君・尉斯離）正義五條（黔中郡・王本皆有）其葉

字數皆與通卷不同訛字亦多羼刻之跡顯然若以兩本互補則皆成善本矣秦藩本皆不鈌於此爲勝

跋西漢會要二則

吾兄衎翁教長子寶惠讀漢書以徐氏會要所已錄者別識篩端知其所未錄而當補者甚夥又欲仿白石山人兵志補漢選舉父子錄漢事有條理謂必上稽三代學校選造之遺意以顯漢法之離合而推及於後代之流失若何而輓之近古乃不爲徒作耳余亦師此意欲補刑法讀班書未熟不能具稿嘗寄語寶惠唐宋人父子爲漢書學者顏氏劉氏徐氏三家最著勉爲仲馮仲

祥以成父學吾愧顏氏之游秦矣道光乙未閏月校西漢會要畢漫記其語以博吾兄一笑

嘉慶己卯得此於博古堂字迹甚拙因去其中極潦草者屬表兄懷豫堂及程蜺淡如重鈔數卷元本凡徐氏避宋諱處皆依舊蓋從宋本影鈔者道光庚寅六月始依聚珍本校正訛字其有異同則從班書核定中閒校他書及因人事疾病作輟閱五年乃畢雖徐氏編纂此書不若是之遷延也可笑可笑乙未閏月十七日記

跋東漢會要

徐氏兩漢會要舊鈔本及　武英殿聚珍本不易購矣

門近有活字本可家置一編矣此道光二年南城胡森
香海以鄭堂江氏校本栞於端溪精舍者癸巳八月假
汪小米舍人所藏明人鈔本第三十七三十八兩卷及
三十六三十九之半各本俱闕者獨完備惜鈔出胥史
之手謬誤不少迺校核范史明知脫譌者一一訂補三
十六卷赦宥條下延熹九年六月大赦天下案九年大
赦紀無文當作永康元年又建安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案紀建安元年正月癸酉七月丁
丑凡兩赦自是終建安之年無大赦此云二年正月當
作七月蓋蒙上文興平二年正月之文而誤衍也若此

疑似且仍舊文未敢遽改小米將屬楊芸墅用活字版
補全此數卷而儆齋插架得先成完書亦快事也

跋曹楝亭刻隸續二則

道光癸巳得楝亭所刻隸續於武林書肆每卷尾有楝
亭藏本丙戌九月重刻於揚州使院篆書圖記蓋與集
韻類篇同時開雕　四庫著錄揚州本卽此也隸釋有
萬曆戊午王鷺刻本隸續則元泰定乙丑寧國路儒學
所刻僅七卷竹垞翁得琴川毛氏鈔本七卷之外增多
一百十七翻楝亭是刻葢卽曝書亭本故但刊隸續爾
其後樓松書屋汪氏乃合隸釋隸續而校刊之譌謬處

差勝此本卷末喻戸能跋余所藏汪氏本無之文惠自跋在第二十卷則汪本與此同
頃閱昭文張月霄氏愛日精廬藏書志謂顧君澗賓據毛氏影寫宋刊本校卷十三鄧君闕畫象下補跋尾一段計八十八字又補無名人墓闕畫象一行王稚子沛相范皮闕後俱補繪畫象今此本皆無之疑非從毛氏影鈔矣二闕畫象汪本有之尚可補鄧君闕跋語安得舊鈔本一爲補錄耶丙申九月二日又記
跋元翠巖精舍所刊蘇氏文類
嘉慶丁卯世父戶部公得語溪黃葉邨莊藏書十餘種

以昇泰吉元刻文類其一也字畫紙墨俱精好猶是當時初印本卷一之末有至□□□□翠巖精舍新刊圖記第一行破損末由考知刊刻年月矣讀潛研堂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云爲泰定丁卯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刊本乃知翠巖精舍之主人爲建安劉氏也歲甲戌質之思亭吳君後得脩德堂本舛誤不可讀時念元刻不能去道光庚寅乃克贖歸以校脩德堂本則翠巖本缺四十一卷經世大典軍制以下之文壬辰八月寓武林從莊芝階舍人假至元初年西湖書院刊本前有公文二道始知至元初刻亦缺半卷後從蘇氏元編較

正乃於至正二年補刊廿八板翠巖本殆刻於至正未補刊以前故猶缺九千三百九十餘字爾脩德堂本十八卷李節婦馮靜君贊六十九卷李節婦傳七十卷高昌偰氏家傳翠巖本無西湖本但有李節婦傳十九卷考亭書院記葉氏水東日記謂書坊自增者則翠巖所有而西湖所無也葉氏所見建陽縣江源復一堂記余所見本俱無之　四庫所收目錄三卷西湖本亦三卷脩德堂從元王守誠君實父較訂本重雕亦三卷獨翠巖目錄合為一卷西湖本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世所謂大字本翠巖本每葉二十六行行二十四字世所謂

小字本也收藏家謂小字本勝大字今合二本參校信然又嘗於吳山書肆見明晉藩刊本惜未得校核不知視元刻何如爾昔晁氏得南陽井公五十篋校讐終篇撮其大指成讀書志泰吉拜賜於世父逾二十年既失而後得僅獲校正俗刻之訛而於蘇氏選擇大指未能得也不學將落聰明日衰終負長者于是書乎見之矣

跋元西湖書院所刊蘇氏文類

余舊藏建安劉氏翠巖精舍所刊文類紙墨極精壬辰八月假莊芝階舍人所藏校核前有公文二道乃至元二年中書省准翰林院待制謝端修撰王文煜應奉黃

清老編修呂思誠王沂楊俊民等呈請於江南學校錢
糧內刊板印行而浙江儒學提舉司委令西湖書院雕
印之本也至正四年又令本院山長方員同儒士葉森
將刊寫差訛字樣比對較勘脩理完備故目錄後有儒
士葉森點□一行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錄西湖書院本文獻通考亦有西湖長方員及儒士葉森名元時西湖書院今仁和縣學之故址也泰定元年
山長陳袤有西湖書院重整書目碑記云西湖精舍因
故宋國監爲之凡經史子集無慮二十餘萬皆存焉近
歲書板散失憲幕長張公昕同寅趙公植柴公茂于尊
經閣後創屋五楹爲庋藏之所以書目編類云云文類

爲順帝至元初年所刻上距泰定十餘年其間所刊書籍當不止此惜無好事如張昕等爲之修整山長若陳袞者記而刻之爾迨明洪武改書院爲學喪亂之餘板籍不可問矣幸此書前有公文猶得考見開雕緣起亦泰定後西湖書院一掌故也

跋校本元文類 四則

脩德堂本元文類無刊刻年月由字多缺筆當刻於明天崇時其與翠巖精舍本字異者多同西湖書院本前王理序後王守誠跋皆翠巖無而西湖有知其從西湖本出矣惟至元至正刊版公文兩道未刻茲補錄卷首

以見文類刊版之緣起每卷前列元趙郡蘇天爵伯修父編次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二行今所見兩元刻俱無之七十卷高昌偰氏家傳亦未知其從何本增入也庚寅冬日既用舊藏翠巖精舍本校勘一過壬辰八月假莊君所藏西湖書院本以其多漫漶僅校四十一卷經世大典軍制以下之文今春於硤石蔣生沐茂才光煦所見西湖本假歸細校中有成化九年吏部重刊版訛字不少元刻亦多漫漶不可讀蓋今所見西湖本皆印於明時不及舊藏翠巖本之爲元時初印也然以翠巖本及此本參校又是正數百字此本乃粗可讀矣

卷二十七楊氏奐鄆國夫人殿記夫人姓并官氏初疑
并為亓字之誤及見兩元刻俱作并乃攷之孫氏志祖
家語疏證梁氏玉繩漢書人表攷王氏昶金石萃編諸
書知漢禮器碑宋大中祥符鄆國夫人勑及覃溪翁氏
所見國學暨江寧府學元明加封詔書碑皆作并并字
為是往時讀俗本家語遂不知聖妃姓氏妄改古書可
笑也卷一感志賦䪡衆金於大冶兮䪡字翠巖本同西
湖本漫漶按䪡當作韲乃齏之本字說文从韭次朿皆
聲莊子知北遊故以是非相韲也郭注韲和也大宗師
韲萬物而不為義釋文引司馬注韲碎也此當用其義

謂時命之可戈兩元刻同戈字無義且與上不叶當作弋獲之弋鹿之斯奔今此本斯誤期當改而兩元刻俱作鹿之斯奔亦誤倒之斯二字河魚銜波兮乃窺其尾窺當作窺乃用哀九年左氏傳如魚窺尾文兩元刻及此俱誤若此諸文妟下雌黃苟涉疑似但著某本作某以俟博考舊籍并各家文集核其異同焉道光丙申七月中旬識

元文類余既以翠巖西湖兩元刻校勘矣然兩刻亦多誤字尚當取各家文集善本校定往歲莊芝階舍人藏元人集頗夥曾假劉靜脩集歐陽圭齋集校所選異同

著於簡端姚牧庵文惲其艱深屬潘梧君詳校梧君校於手寫文類本梧君下世後亦藏余齋他集未暇也今益衰老矣不能及矣有志讀此書者當續成余志以無負世父賜書之意

莊氏所藏靜脩集爲明宏治乙丑崔暠刻本丁亥集五卷皆詩樵庵詞一卷遺文六卷遺詩六卷拾遺七卷續集三卷附錄二卷圭齋集十五卷附錄一卷闕　四庫所收宗孫銘鏞編集本也每卷俱有銘鏞編集及安成後學劉釪校正兩行文中應空格者均不空格當是明初刻文類三十九卷所選補正水經序送曲阜廟學管

幻簡君序四十七卷所選鄉試策問會試策問集中皆無之五十四卷曾秀才墓誌適在缺葉中僅校尾二行尚須覓善本也

歲戊申上元朱君述之曾屬其友丹徒蔣孝廉錄此校本頗精細金陵既陷已歸劫灰矣昨冬武陵胡蔭庭借錄未竟今夏唐鏡香茂才仁壽手錄一過朱墨粲然勝余所校本鏡香藏脩德堂本三十卷末多虞道園德符堂記目錄中所無蓋後來增入者癸丑十二月四日記

跋明晉藩刻元文類

明嘉靖時晉藩刻元文類余見於吳山書肆有年矣道

光己亥嘉平之月以事至杭州二十三日偕金岱峯登山閱肆此書插架如故也乃從屠筱園教授貸錢市以歸序文後闕一葉幸張氏溥刻元文類刪本存此序知爲長史司左長史馬朋也張氏所刻唐文粹刪十卷朱文鑑刪十二卷元文類刪四卷往歲得於書船亦可助校勘晉藩自太祖子恭王棡始封太原當嘉靖十六年丁酉馬朋作序時爲簡王新㙉嗣封之二年明史諸王表端王知烊嘉靖十二年薨無子新㙉以新化王知爀長子奉敕管府事十五年嗣封序稱志道堂先王殿下刻文類未完我虛益堂賢王殿下仰承先王之統克紹厥志云云先王當謂端王知烊也端王之祖

靖王爲世子時嘗取閣絳大觀寶晉諸帖益以所藏宋元明人墨跡爲寶賢堂帖見孫退谷閒者軒帖考聞殘石猶存山西試院中（據鐵嶺李氏淸綸刻古寶賢堂法帖跋）端王合刻文選文粹文鑑文類文衡簡王能踵成其志史稱恭王學文於宋濂學書於杜環其家法有自來歟端王七歲而孤能盡哀居母喪嘔血芝之生寢宮簡王母太妃尚氏嚴敎子以禮太妃疾簡王叩頭露禱長史有數陳輒拜受敎史皆詳著之馬氏身爲長史蓋親見兩賢王美行者其文以河間獻王爲比無愧辭矣此本行款與西湖書院本同疑卽用西湖本繙雕者暇日當校其異同爰識

晉藩本末以見此書之足重且將訪求他刻云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正月十二日

石門蔡硯香載樾所藏唐文粹亦晉藩刻也有嘉靖五年重刊序自署晉藩志道堂書於敕賜養德書院後序一首則七年刻成時作也前嘉靖八年璽書一道後附晉王知烊跋語硯香知余得文類乃出所藏以示因附記於此

跋南宋文鑑序目

鄉先哲沈果庵先生當兵燹之際破產聚書有法宋樓書目四卷平生撰著則有尚書傳論語傳惜陰雜錄弋

獲編咫聞錄飛神傳記儉娛堂集凡若干卷府志經籍
均著錄今皆不可得見獨此南宋文鑑序目沈雲泉丈
購自碧山居泰吉往歲幸得見之而記其目今小湖侍
郎發經訓堂藏書假錄其副雖全文不存有志斯事者
可按目以求矣昔東萊文鑑未嘗自明持擇去取之意
致恣後人疵議果庵是選每類有小序持論多平允文
章宗旨已略具卷中多附評論亦姚氏呂氏所未及也
惜僅存論陳同甫詞一條他日偏訪吾禾故家倘全集
尚存於世則果庵撰集之苦心或終不泯沒歟丁酉冬
日識

跋嘉靖海甯縣志

蔡侯名完麻城舉人嘉靖三十三年官海甯縣知縣後升同知州志名宦有傳此志九卷成於三十六年前有自序後有敎諭東吳張志序距永樂間敎諭曾昶修志時纔一百四十年曾志訪諸民間始得之舊籍之易失如此今永樂以前志皆不可見考海昌志乘者以此爲最古矣余訪求有年乃於六舟處得舊鈔本惜多缺葉假蔣生沐鈔本校補屬潘稻孫詒穀謄寫一通蔣本從拜經樓所藏印本鈔而芷湘管君所校者六舟本第五卷職官志知縣蔡完後增李維辛自修殷登瀛許天贈

四人縣丞楊紀後增孫宴舊本如此至余塾獨佐等九人主簿增四人典史增二人教諭增四人訓導缺葉卷後有余塾跋乃其所續補也卷三縣治譙樓下所錄碑記卷八鄉賢後議曰云云節婦居貞娥傳虞氏傳兩本不同鄉賢查煥六舟本作査益又查繪後增董載孝子增董嗣晉嗣昌嗣昱節婦增徐暰妻陳氏卷八之末增人瑞孫節不知何人所改補矣耕厓周氏甯志餘聞前列舊志目蔡志前有明正德年邑人董穀著縣志九卷謂穀有續澉水志不聞志甯據千頃堂書目錄之按蔡氏序謂移書山中招碧里子來與諸賢同事張氏序謂博雅董公

裁之則蔡志實成於董千頃所錄當卽蔡志據序文定爲董著爾耕匡謂蔡志多脫篇或未見序文歟許黃門集有與董碩甫與蔡松野大令小箭今附錄於後俾後有考信焉舊鈔兩本皆多訛奪互校乃稍完善異文兩通者注於簡端若卷九唐肅小桃源詩舊本誤作蕭處敬爲芷湘所糾正者亦姑存之使采集舊文者知載筆不可不詳審也

跋海昌都庄圖說

海昌都庄圖說凡四百一葉不分卷數自一都至三十二都爲庄三百五十有五圖視庄羨其二廿九都十一

庄有二圖冠以總圖一 也圖各有說祠墓名勝題詠采
錄頗備有足補志乘所未詳者每庄風俗及殷實之家
一一詳載今田園雖多易主風俗不甚相懸都庄分并
大都因仍舊章惟隔海南六都北六都二庄改隸蕭山
爾道光丁酉唐心山元得此書見示不著編輯年月及
撰人姓名總圖後有乾隆辛亥周松靄先生跋語謂爲
金柱峰明府所留贈案州志藝文此書爲知縣獨山蔡
君其昌著蔡君乾隆十七年由建德調任金君適爲縣
丞其後三年遂代蔡君所纂縣志與許君三禮之志並
稱善本此圖說實資考鏡也已亥庚子之交洋南葛君

以五十五日手臨其副但用墨筆不施丹朱而精工無異舊圖滓南年逾周甲訪求鄉邦典籍手鈔不倦并訂定誤文精審詳整令人展觀起敬余故樂識其事屬唐君愼藏元本勿失夫遠摭環海之談荒渺難稽何如近訪鈞游之所指掌可案也然篤實如滓南能多得哉

都庄當作都莊今之都莊與唐之莊宅同義胡氏通鑑釋文辨誤卷十一莊宅使蓋掌田莊及外宅之事也字典庄字收入广部引五音集韻云蒲庚切音彭平也艸部莊字注俗作庄非此書全部皆作庄州志藝文亦作都庄圖說吏胥案牘之文因仍已久不能

敃也警石附識

跋甬上范氏集古印譜

道光壬寅仲春既望六舟上人出覩所藏甬上范氏集古印譜十册前有萬厤庚子范大徹子宣自序大略謂自嘉靖己酉年二十有六從仲父東明先生游燕京吏隱蝸頭典客三朝凡四十餘年奉使滇南秦晉遼左諸邊每以筆耕所入捃摭書畫碑帖三代秦漢器識飢以爲食寒以爲衣乙酉歸來六十二歲所藏之書多爲蟻蝕欲搆一鷦鷯之棲連歲凶荒未就帖畫奇物質之於人多爲所負僅存秦漢之識三千六百有奇命兒汝桐

集爲一部春秋七十七矣按子宣印譜天一閣書目所錄范氏著作無是書藝術類亦無之因節錄序文以俟授印典者子宣爲東明司馬從子司馬跋史通校本云取從子大徹宋刻鈔本檢對則范氏之有子宣亦猶虞山之有也是翁也天一閣儲藏三百餘年忽經兵燹存亾不可知每檢嘉慶十三年所刻書目苦其編次無法欲屬吾友馮柳東排比整齊別爲一目而柳東又下世矣六舟以竹汀先生所定碑目見贈并借觀是譜乃題數語於後六舟其慎藏之是譜存子宣之印雖亾猶存也若天一閣之碑之書藏弆三百餘年爲海內巨觀今

覽其目錄亦恐如子宣書帖之亾也忽焉嗚呼豈獨范氏一家之厄也哉

近聞天一閣書完守無恙亦幸事也冬日附識

跋橫浦集

橫浦集舊刻本余求之二十年始從湖州書估得萬[曆]乙卯海[甯]知縣崑山方君士騏所刻文集二十卷橫浦心傳三卷橫浦日新一卷前有橫浦弟九思之子寮所撰家傳後附施彥執孟子發題黃氏汝亨序謂方君之曾大父太常公與陽明子莊渠子講論問學作治心要語按明史藝文志儒家類有方鵬觀感錄十二卷　四

庫全書傳記類錄方鵬崑山人物志云鵬字子鳳亦字時舉崑山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太常寺卿黃氏所謂太常公當卽子鳳也宋時邑令趙君汝舩創建橫浦祠堂刻餰帖撫存其後人而禮遇之于氏有成歎爲天下無幾人方君能承其曾大父講學之緒刊布橫浦全集足與趙君媲美矣跋稱得拜遺像因其廟貌加葺而新焉則方君嘗脩橫浦祠而前志亦未及之知舊事之當補者多矣趙氏備考所錄宋縣令續題名記祠中所刻像贊集中皆未收崑山縣重修學記見於吳郡志謂紹興閒程沂爲崑山令重修學張九成作記或謂九成託

此以諷遂不入石集中亦不載比訪得之云云亦橫浦集外文也若世傳赤兔荒洞銘確爲僞作不當入集附誌之以諗後之輯補橫浦遺文者心傳錄爲橫浦甥于恕所編後序則黃巖丞刁駿撰謂幼年侍官海昌得厠師席之末子稱兄穎脫不羣先生每當暇日招入寢室語必移時許以傳道云云乃知刁文叔兩子皆問學於橫浦海昌賢令首稱刁侯不獨建學一端矣道光丙午十一月十一日識

甘泉鄉人稿卷四